

郭 晨 著

将帅落难记

血海肉酱。血海肉酱。血海肉酱。失败的西路军将士看到的是“血海肉酱”，马家军夸耀他们用铁蹄、枪炮、马刀建立的战功时，用的也是这四个血淋淋的字。

阵亡者大睁着眼睛，死不瞑目地卧在祁连山岭上；幸存者开始了比死亡还要痛苦和屈辱的亡命历程……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将帅落难记

郭 晨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将 帅 落 难 记

郭 晨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4.25·字数315,000

1990年7月第1版·199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5,000

ISBN 7-5033-0131-7/I·112

定价: 5.7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那
些在地狱之火的煅烤
中活下来的人们。**

目 次

孤雁回飞

- 记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元帅和陈明义、肖永银将军的遭遇 (1)

将军跪

- 王树声大将、杜义德中将西路军战败后的经历 (61)

乞丐王国的临时公民

- 李聚奎、朱良才上将落难记 (95)

不弯的脊梁

- 记方强将军 (130)

走出阴影

- 郑维山将军落难记 (152)

儒 丐

- 欧阳毅将军落难记 (171)

兵 丐

- 记潘峰、王恩厚的乞讨经历 (245)

生命的天使

- 王定烈将军西路军失败后的遭遇 (262)

艰难戎生

——沉玉纯将军西路军失败后的遭遇 (279)

滴血的心

——陈宜贵、赵国威将军西路军失败后的奇特
遭遇 (316)

命运相左

——记左叶的坎坷人生 (381)

三入地狱的将军

——记将军、作家谢良的坎坷人生 (405)

孤雁回飞

——记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元帅和
陈明义、肖永银将军的遭遇

—

太阳出来得不晚，懒洋洋地没一点劲，勉勉强强射出的光惨白惨白的，好象少了些色素。黑河边森林里安安静静，没有一点声响，趴在树枝上的雪团，悠闲自在，既不怕太阳晒，也不怕人马扰。这里前两天还杀声震天，刀光剑影，但顷刻之间战场便倾斜了，一方溃不成军，偃旗息鼓，战争以另一方的胜利而结束。

失败一方的主将就伏在树林里，躲避着敌方马队的搜索。他们是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还有三十多位随从。他们奔走了三个晚上，现在趴在寒冷的地面上，干等着天黑。白天不是他们的世界，手中没有了部队，周围都是虎视眈眈的马家骑兵。马家骑兵主要的搜索目标就是总指挥徐向前。龙困浅滩也是龙。没有抓到他，西路军就不算最后失败。这一点谁都明白。

整个上午都寂静无声。树林旁有一条小路，没有人来往。

一匹栗青马拴在树干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摇着尾巴，啃着无滋无味的枯草，大耳朵灵醒地支楞着。

“嗒嗒嗒……”他们最不期望的马蹄声突然敲击着小路，敲击着他们的神经，向着这个方向来了。三十军警卫排长肖永银探头一看，不好！敌人的骑兵从这路过，马头攒动着，拥塞了小路。敌军官趾高气扬地坐在马上，东张西望，还直朝树林里瞥视。搜索的目光冷飕飕的，使人不寒而栗。

在敌人鼻子底下的躲藏者紧紧地伏在地下，屏声息气。哪里不小心弄出点声响，顷刻间就会成为敌人的阶下囚。

偏偏栗青马不分敌我，耐不住寂寞，被敌人嘶吼着的马逗得啾啾地嘶鸣起来，前蹄还兴奋地刨着地皮，刨得“得得”地响，震摇得树上的雪团扑簌簌掉落。藏在栗青马身边的肖永银，急得额上冒汗，恨不得跳上去捏住该死的马嘴。可是那样更容易暴露，他索性掏出手枪，推上子弹，紧紧盯住敌人，万一被敌人发现就只好拚了。

他回头一看，徐向前、陈昌浩他们也掏出了手枪，直盯着敌人。寂静无声。只有“咚咚”的心跳，通过地皮互相传导着。

“嗒嗒嗒……”张狂的敌人，旁若无人地奔驰着，一批又一批，不断线地从小路上穿过。

太阳慢腾腾地升上中天，慢腾腾地划了个弧，开始西斜，却又恋恋地不肯西坠。敌骑兵好象迁窝的蚂蚁，没完没了地小路上蠕动着，把躲藏者整整憋了一个下午。

没有一点危机感的栗青马，还不时嘶鸣。只是由于敌人的马队叫得太欢了，栗青马孤独的嘶鸣才没有被发觉。

马队总算过完了，树林复归寂静。躲藏者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大家收起枪，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总部参谋陈明义

在烧火煮饭。窝一肚子火的肖永银想到的头一件事就是跟栗青马算账。

“这匹鬼马，差点把我们的命送了！不要了吧？”他恨不得一枪毙了这匹“鬼马”，但首长在前，他不得不请示。

徐总指挥立即赞成：“不要了！”

“那就打死它！”他掏出手枪要结果这畜生。

这可不是一匹普通的牲口，而是一匹老资格的战马。徐向前拦阻道：“打死它干啥？它跟我们一同长征过，也是我们的伙伴。放了它，让它自己去吧！”

差点闯大祸的战马以它过去的战功获得特赦，肖永银沮丧地收起了枪。

一场长长的虚惊之后，大家都很疲乏。陈明义还蹲在临时挖的土灶前烧火煮饭，失神地望着蓝蓝的炊火，看样子在想什么。徐向前、陈昌浩蹲在一旁，垂头丧气，谁也不说一句话。肖永银也蹲着，想着。人人都在沉默中为以后的行程担忧。

怎么会败得这样惨呢？

二

在甘肃凉州城南的一个围子里，驻扎着西路军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共住一间民房，围着炭火盆在烤火。时令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一月中旬，大西北的冬天着实严寒，滴水成冰。他们住的民房门窗都是破的，仓促间也未及修缮，寒风裹着雪粒嗖嗖地往屋里灌。徐向前、陈昌浩相对而坐，脚尖贴着火盆烤得很暖和，脚后跟却冻得生痛。

他俩的心思没有放在烤火上，而是绞尽脑汁企图在战略

问题上说服对方。由于意见相左，一冷一热，各执己见，两位主将竞争吵了起来。

这次激烈的争吵爆发在西路军第一次西进受挫之后。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拂晓，由红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的西路军，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渡过了黄河，北进一条山，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征程。

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十一月六日，西路军总指挥部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以集中主力西进，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的马步芳野战部队，进占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地区，以此作立脚点，伺机策应河东部队渡河作战。具体部署是：以三十军为第一纵队，由一条山出动，经永泰或寺儿滩，攻取大靖；以九军为第二纵队，由镇虏堡出动，经松山、干柴洼、红凉山，攻取古浪；以五军为第三纵队，由三角城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永泰、红水前进，待三十军进据大靖、九军进据古浪后，再经古浪进取凉州。

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西路军于十一月九日按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当夜向西开拔。徐向前和陈昌浩随三十军行动，副总指挥王树声随九军行动。

西路军在空旷的原野里急进，惊沙扑面，呵气成冰，食不裹腹，衣不胜寒。沿途不时同追堵的马家军发生激战，双方均有伤亡。环境尽管严酷，斗志却很昂扬！

进军到大靖附近，西路军总指挥部收到中央军委十一日的来电。内称：“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并征求他们的意见：西路军单独西进接通新疆

有无把握？如返河东有何困难？党中央的“新计划”，是准备率三个方面军的主力跳出蒋介石的包围圈，东渡黄河入晋，长途转战；而由西路军于河西地区单独完成打通新疆的任务。这个计划十分机密，连徐向前、陈昌浩也不知道。

西进或东返，事关西路军战略进退，陈昌浩拿不定主意，遂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讨论。谨言慎行的徐向前，经过深思熟虑力主西进新疆，列举了好多条理由：一、西进能解决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二、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三、有了厚实的靠背，有了精良的装备，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反掌；四、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军政委员们赞成总指挥的意见，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难易自明。于是，陈昌浩拍了板，决心西进，并向中央军委表了态。

意见一致，意志集中。西路军总指挥及时调整部署，命令部队迅速西插。

但九军出师不利，在古浪遭敌包围。

古浪为河西走廊要冲，地势险要，古称虎狼关。南北两面临山，东沿红凉山西进古浪，只有一条“马不并骑，车不同轨”的狭路通行。城西是一马平川，直通凉州。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九军于十五日进驻该城后，即以二十五师扼守城西南方向，二十七师扼守城东北方向，并重点布防于南北两面的山头，控制制高点。十六日拂晓，马元海指挥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四个民团，蜂拥而至，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九军阵地发起猛攻。九军仓促应战，被优势敌人夺去城外制高点。该城地势低洼，城墙因一九二九年地震毁坍，残破不堪，早已失去凭借，极不利于防守，九军失去主动。十七日，敌人以优势兵力猛攻城垣，一度从东西两面突入城内，

九军与敌展开巷战，几经肉搏，将敌击退并乘胜出击，但遭敌骑兵野外逆袭，损失惨重。十八日，敌倾全力攻城，九军苦战至晚，难于支撑，狼狈撤出战斗。古浪复为马家军盘踞。

九军遭受重创，使整个战局笼罩上阴云。王树声率领十多位警卫员，骑马跑回总部，神情黯然。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不少指挥员壮烈牺牲。排以上干部伤亡尤重。九军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西路军本靠三十军和九军两支主力支撑，九军摧折，西路军犹如“壮士断臂”，挥洒不能自如，进退受人掣肘。为收拾残局，总部将九军军长孙玉清撤职，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前往九军任参谋长，重整旗鼓。陈昌浩亲自和他谈话，勉励他大胆工作，不要因为是一方面军来的，缩手缩脚。李聚奎临危受命，去九军后虽积极施展，但大势已去，狂澜难挽。

这时，中央军委观瞻全局，决定陕甘红军主力暂不出动，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为此电示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以牵制河西的马家军。两位主将在西路军第一次西进折损的背景下，研究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第一次争吵由此爆发。

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下决心要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

徐向前则不以为然，对中央军委要他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

他对陈昌浩直率地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这一家伙，马家军整天进攻我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亏。”

陈昌浩反驳说：“现在是形势大好，马家军被我们基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

徐向前听了大为惊讶，面对九军的折损和马家军的凶猛进攻，居然能作出这样离谱的形势估计！他不禁火冒三丈：“什么叫‘基本击溃’？基本击溃敌人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为防御。现在恰恰相反，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人有后方，有补给，我们没有。你这个结论，根据是什么？”

两位主将踏着火盆吵得很凶。一位总指挥，一位政治委员，两人共事多年，虽然性格秉性不同，却从来没有面红耳赤地争吵过。这次破了例，面临全军生死存亡的严峻问题，徐向前不能不坚持原则，直抒己见。陈昌浩肩上有另外一种压力，他也不能不直抒己见。争吵在升级。勤务员李培基在外屋烧茶水和搞卫生，听到争吵声往门里一看，吓得颤抖起来。只见惯常沉默寡言、文静内向的徐总指挥一反常态，气得脸色铁青地一下从坐着的土炕上跳下来，怒气冲冲地说：

“我的老子，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力量和条件同敌人拉锯周旋嘛！”

陈昌浩也不示弱：“中央要我们建立根据地，就地打游击，背靠苏联打通国际路线。我们得坚决执行，不能右倾！”

好大的帽子！

越争距离越大，就象他们烤火的感受一样，前暖后凉。平等的探讨谈不拢，陈昌浩拿出“尚方宝剑”压人。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一把手，有最后拍板权。他以拍板来结束争论。权力锁住了真理，徐向前毫无办法。

徐向前无可奈何地说：“你说能建立根据地就建立吧，给

部队作动员，我可以照你的口径去讲，但我保留自己的意见。”一个久经沙场的主将的矛盾和痛苦，尽包含在“服从”和“保留”之中了。

陈昌浩对这种勉强的语调很不满意，给徐向前扣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这顶帽子在当时已十分沉重，他犹嫌不足，还想对徐向前“开展斗争”，事后他找军政委员会的成员做工作，遭到抵制，只好作罢。

从此，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走走停停，在狭窄贫瘠的“弄堂”里涮来涮去，很快便把元气和战斗力涮光了。这时，马步芳深恐红军向西进入新疆，下令“死力堵截，阻止西进和东下”。

西路军指战员无日不战，奋勇杀敌。但对这不进不退，不东不西的状况，大惑不解。一天，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走进总指挥部，激动地对陈昌浩说：“政委，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

李先念的态度代表了西路军指战员的意愿，无论是东是西，只要动起来，都可以身先士卒，奋力前进。

陈昌浩置之不顾，很不耐烦：“你懂什么？多嘴！”

第一次争吵以陈昌浩的“尚方宝剑”告结束，西路军只好蹲在回旋余地狭小的永凉地区，同马家军决一雌雄。从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上旬，仅半个多月时间，即毙伤敌六千余人，给马家军以沉重打击。西路军将士冒白刃，餐风雪，慷慨悲歌，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英雄气概和高度组织纪律性。连敌酋马步芳都不得不感叹“红军是铁军”。同时，西路军在与马家军鏖战过程中，损兵折将，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楼兰未斩，将士悲心，失败的悲剧不可避

免地在演进之中。

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整个局势处在瞬息万变的激烈动荡之中。西安事变的进程中，中央一度命令西路军东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又令西路军第二次西进。总算动起来了！西路军服从大局，指东转东，指西折西，军无二心，忠勇顽强。

隆冬时节，朔风怒号。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西路军将士，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酷寒，长夜行军。塞外寒风，从北面蒙古大沙漠、西面新疆大戈壁、南面戴着雪帽的祁连山吹过来，经过不断的冷加工，夹着沙砾，裹着雪屑，无遮无拦地肆虐着，咆哮着，回旋着。硬如铁石的戈壁滩上，响着疲惫之军的铿锵步伐。结了冰碴的裤腿，发出“扑啦扑啦”的磨擦声，一派悲凉。

徐向前骑在马上，风吹得他缩起了脖子。马鬃上已挂着白霜。借着青亮的曙色，他举目朝远处看去，扑进眼帘的是无边无际的荒凉，只有自己指挥的前进的军队，给萎缩的大地增添了些许生机。

马家军集兵尾追，不时突袭。西路军以五军开路，三十军殿后，前攻后卫，边打边进。一九三七年元旦，五军一举攻占高台，守敌保安队、民团共一千四百多人全部投降。一月上旬，九军一部围攻甘州未下，进驻临泽东南的沙和堡。总指挥部及三十军离九军不远，驻倪家营子。总部直属队及五军一部驻临泽县城。

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进攻西安。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只好停止西进，在临泽、高台地区不动，数万马家军追踪而至，四面包围西路军。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敌以一部兵力钳制临

泽地区的九军、三十军，而集中四个旅零三个团和民团一部，猛攻西面的五军驻地高台县城。五军军长董振堂指挥部队孤军奋战，拚死坚守阵地。经一周激战，因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里应外合，县城被敌攻陷。五军与敌巷战十多个小时，终因敌众我寡，被敌消灭。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三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少部突围进入南山的部队，亦被俘获残害。

五军被灭，西路军又失一股肱。

西路军几经血战，转向祁连山移动。马步芳公然叫嚷：“红军窜入山林，不宜久居，我以步骑分头夹击，最后胜利可期。”

西路军幸存的一万余人，最后全部集中在倪家营子的四十三个屯庄里，准备突破马家军的重兵围堵，执行中央两次指示的东进任务。

西北“二马”抓住红军陷入狭长崎岖的山岭绝地、没有补给、弹尽粮绝等致命弱点，不失时机，发起总攻。马步芳纠集马禄、马彪、韩起功、马元海等四个骑兵旅、四个步兵团以及青海宪兵团共计七万三千多兵力，袭击倪家营子。二月一日，西路军密函马元海，商洽和平解决。嗜杀成性的马元海公然拒绝，于二日至二十七日之间，发动猛烈攻势。在倪家营子地区，双方展开了一场历时二十多天的残酷血战。

徐向前伫立前沿阵地，举起望远镜观察着，望远镜里摄入的是怎样惊心动魄而又令人忧心如焚的镜头啊！

敌人每次进攻，均先以大炮猛烈轰击，而后以大批骑兵什么花马营、黑马营、白马营、红马营轮番冲锋。我军连一门迫击炮都没有，全靠近战杀伤敌人。每当敌骑冲到我阵地前沿时，指战员便突然冲出土围子，肉搏格斗，击退敌人。

有些围垣被炮火击塌，指战员利用断墙残壁拚死坚守，将冲进的敌人杀出。因为弹药匮乏，步机枪几乎成了烧火棍。战士们把步枪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冲进来，短兵相接。军械装备精劣悬殊，西路军将士唯有以努力与肉体威慑敌军。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没有男同志女同志、轻伤员重伤员、战斗人员勤杂人员之分，一起上火线。屯自为战，人自为战。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之躯就是围墙，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拉开导火线，与敌人同归于尽。

钢铁般的战士，金子般的心。这样的战士组成的军队，应该是战无不胜的！

然而这支军队只有无可挽回地走向覆亡。

二月中旬，党中央为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危急局势，争取与蒋介石达成和平谈判协议，电令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粉碎马家军的进攻，适时完成西进计划。西路军总指挥部提出：“‘二马’与我拚战不止，系蒋介石暗中指使所致。希望中央军委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打击‘二马’实力，否则西路军难于完成西进任务。在现地坚持一段时间后，只好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解决部队的补充问题，伺机再图发展。”中央书记处复示，指出主力红军不能派兵增援西路军，不同意西路军东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尖锐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

接到这个电报，陈昌浩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在长征